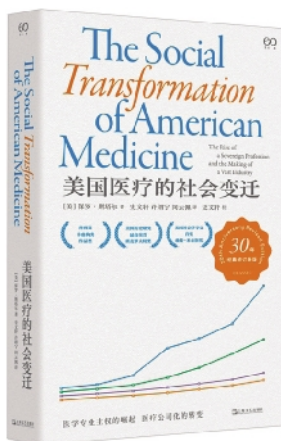


《意识的河流》,[英]奥利弗·萨克斯著,陈晓菲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7月出版,定价:42元

2015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教授奥利弗·萨克斯病逝。他是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FRCP),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界的桂冠诗人”。生前,萨克斯拟定了他最后一本书的出版大纲和内容,这就是《意识的河流》。

《意识的河流》并非是一部单一主题的著作,而是辑录了作者生前的10篇随笔,内容涉及演化、植物学、化学、医学、神经科学和艺术,还有关于速度和时间的感知、记忆、创造性的研究和沉思。



《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美]保罗·斯塔爾著,史文轩、许朗宁、闵云佩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定价:128元

医学史是一部进步的史诗,但也是一个关于社会和经济冲突的故事,这些冲突围绕着新的权力和权威等级、新的市场,以及信仰和经验的新条件而出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斯塔爾撰写的《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一书,时间跨度上至18世纪中期下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讲述了美国医学如何从群雄逐鹿乌烟

我们能抓住自己的意识吗

●张田勘

萨克斯是一位神经科医生和教授。探讨意识和意识流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辨,也有形而下的实践。他治疗和收集了许多神经系统异常病例,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能从脑科学的原理探讨意识流。

《意识的河流》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其中描写了一段萨克斯在写作中的意识和意识流:“写下这段文字的此刻,我坐在第七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看世间熙来攘往。我的注意力和焦点一会儿投到这儿,一会儿投到那儿:一个穿红色裙子的女孩走过,一名男子在遛一只滑稽的狗,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终于!)。但是,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别的不请自来的感觉:发动机逆火时发出的噪声、位于上风处的邻人吞云吐雾的烟味。”

萨克斯观察和感知到女孩、男子、狗、发动机的噪声、邻人抽烟的烟味,并且形成了他的意识流,而非其他人和物,这是因为“在它们的背后,存在着反思、记忆和联想。因为意识总是主

动的、有所选择的——饱含我们独有的情感和意义,揭示我们的选择,混入了我们的感知。因此,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第七大街,而且是我的第七大街,携带着我的性格和身份的标记”。

因此,意识和意识流具有特殊性,有着个体化的感知标识,混杂了经验和时间的印记。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由于有选择的观察和感知而具有不同的意识流,或者是大同小异,或者是有很大差异。

而由于大脑疾病而产生的意识和意识流是不同的。萨克斯以正常人的视觉,感知到一般影像中的闪烁速率是每秒6到12次,但他发现,偏头痛病人出现谵妄时,可能产生万花筒般的图形或视觉,不过这种特殊的意识在病痛缓解之后会恢复到正常。

这就涉及意识和意识流的本源。大脑神经细胞是产生意识和意识流的基础,因为无数的大脑神经元在环境刺激下产生和构成了意识,并随时间推移而形成意识流。

人类拥有数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1000个或更多的突触连接。在三分之一秒内,可能会涌现或选择出超过100万个神经元集群或联合体。所有这些联合体就像令英国科学家、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谢灵顿着迷的织布机上的“百万个闪光的梭子”一样相互交织,每秒多次挥梭,编织出持续变化但永远富有意义的图案。

这就是萨克斯认为的意识河流。而大脑产生的意识流是任何电影、戏剧和文学叙事所无法比拟的,它们只是对意识流的模仿。当意识变换、流淌而过时,我们根本来不及抓住它。

从这些角度来看,萨克斯认同的意识流与达尔文对意识和意识流的解释相似。

萨克斯对意识和意识流的解释更多是针对人类大脑神经元的数量和连接方式的多元化。因此意识的产生既是神经元和神经网络受到环境刺激后的多元和立体反映,又是随时间变化的一种个性化的表现。

美国医学是如何发展的

●丁思月

瘴气的蛮荒时代,一跃成为今时今日这般专业化程度高、规则完备、保障充分、创新能力强的复杂体系。

在本书中,斯塔爾将这段历史分为的上、下两部分,介绍了美国医疗发展中的两个长期运动:第一,专业主权的兴起;第二,医疗向产业的转变以及企业和国家日益增强的作用。作者在这个框架内探讨了各种具体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对医疗权威性持谨慎态度的美国人,到20世纪却对其如此狂热;19世纪各自为“营”且收入不稳定的美国医生,如何在20世纪成为一个团结且繁荣的职业群体;为什么医院、医学院、诊所和其他组织在美国呈现为独特的机构形式,公共卫生却不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险;为什么是蓝十字和商业赔偿保险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医疗计

划主导了私营保险市场;为什么近年来联邦政府的政策从鼓励增长而不改变医疗保健组织转向了鼓励重组以控制增长;为什么早就摆脱了现代公司控制的医生们现在却目睹并实际参与了公司化卫生保健系统的创建。

作者介绍,上述最后一个问题在本书仍处于写作阶段时变得更加突出。1974年,人们普遍认为医学院、规划人员和行政管理者正在成为私人医生的主要制衡力量,政府似乎在医疗保健的组织过程中起着重要或主导性的作用。以前私人、专业的决定正在变得公开和政治化。八年后,这不再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方向,但也没有改变现状,私营公司在美国医疗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高,未来很可能向公司化医疗方向发展。

“讨论上述问题的许多章节几乎都

可以被看作独立的科学研究。然而,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要对美国医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一个完整的描述。我试图依据我们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更广泛的历史模式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斯塔爾说。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胸普脑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清晨读完本书后说道,“我非常推荐原本就喜欢医学和历史的读者朋友拿起这本书,它将帮助你了解美国社会的另一面,也将带你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复杂和医学世界的异彩纷呈。尤其要将此书推荐给长期关注中国医改等社会议题的研究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美国这几百年间曲曲折折的探索之路可以为中国医疗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历史镜鉴,让我们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建设方面少走一些弯路。”